



西厓集
二

奏疏

卷十四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文

乞頒示會典奏文 辛巳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本國宗系惡名已蒙昭雪乞
頒示會典新書以訖 恩命永洗舊冤事 萬曆九年正
月內有回還賀至陪臣書狀官洪麟祥說稱在京師聽

西厓集二卷
奏疏

纂修垂畢刊行在通等自得此臣
二月內臣將先臣國祖康獻王姓
情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
纂會典等情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後白等齎奏去後蒙
禮部題稱節該朝鮮國始封王姓坤 王氏開國作我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三



奏文

乞頒示會典奏文 辛巳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本國宗系惡名已蒙昭雪乞
頒示會典新書以訖 恩命永洗舊冤事萬曆九年正
月內有回還賀至陪臣書狀官洪麟祥說稱在京師聽
得 皇朝會典新書纂修垂畢刊行在通等自得其臣
查照先該萬曆元年二月內臣將先臣國祖康獻王姓
諱宗系弒逆等被誣情節要載 世宗皇帝實錄及新
纂會典等情差陪臣吏曹判書李後白等齎奏去後蒙
禮部題稱該朝鮮國始封王姓諱 王氏開國作我

東藩守臣節而來王翰忠北闕子一繼垂二百年據
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祚由于推
戴亦與弒王氏無與在我 皇朝之大訓固得于一時
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詞實出于一念之誠孝合無依
其所請行文翰林院請出內部續修會典新書朝鮮國
一冊將姓諱並陪臣李後白等奏呈略節纂呈 御覽
附錄本條之末及將節年議覆欽奉事理備細開載于
世宗皇帝實錄垂示永世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該
國先後奏詞着史館備書纂入 皇朝實錄內新會典
候旨續修增入仍寫勅諭王欽此該陪臣李後白等齎
捧至 勅諭爾祖姓諱久蒙不韙荷我 列祖垂鑑已

為昭雪改正茲者纂修實錄欲將前後奏詞脩行採錄
以垂永久 朕念爾係守禮之邦且事關君父大義特
允所請即命禮官抄付史館備書于 肅祖實錄內
俟後修新會典並為詳載以慰爾籲雪先世懇情欽此
萬曆三年三月內陪臣戶曹叅判洪聖民齎到禮部咨
該本部題稱節該朝鮮國王姓諱痛其祖之冤而奏辨
至於再三其忠孝之情誠為迫切但前已奉有 明旨
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輕為增損今無除
已將該國先後奏詞纂入 皇祖實錄外因抄付史館
俟修會典時為之詳載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
該萬曆六年六月內陪臣戶曹判書李珪齎到禮部咨

該本部題稱節該該國通年奏請亟先世之寃其忠
孝之情委為切迫故我先朝特准釐正至我皇上復
許其增入詳載蓋不徒體遠臣為祖顯雪之誠亦以彰
聖朝孝治天下之義今會典奉 旨次第編摩該國
宗系惡名一款當脩細載入既經進覽之後自可頒示
該國合無恭候 命下移咨該國令其各遵節年欽奉
事理待書成頒到不必更憂脫漏等因具題奉 聖旨
是欽此脩咨前來准此除欽遵外今該前因臣竊照先
臣康獻王諱宗系惡名蒙被誣讎不得昭雪一國臣民
淪於無父無君之域者垂二百年于今矣自永樂以來
節次陳奏籲誠仰賴 列聖照察 成祖皇帝有准他

改正之旨 武宗皇帝有特允所請之命 世宗皇帝
再降綸音准令附錄至于 皇上緣臣前後奏請輒降
溫諭勅旨丁寧德義之厚與天同大臣祖臣父暨臣
感激 聖恩隕首結草圖報無路臣既蒙許改之 命
更無未盡之疑固當遵奉 明旨以待頒降之期無庸
奏瀆第念先臣恭定王諱恭僖王諱恭憲王諱節續承
被 列聖恩許而邈守外服不得籲呼於典謨修纂之
際屢失機會竟未見滌瑕傳信之文齋恨沒地臣以薄
劣叨襲前緒追惟祖先之遺志未遂 天朝之恩典未
承小邦之寃痛猶在未嘗不當食忘味馳誠拱北仰望
昭布猶恐更失垂成之會永為千古之憾今值 寶典

將刊 明降不遠敵邦君臣且喜且躍爭欲先覩之為
快數百年積枉之垢蕩滌無餘在 天朝為無前之錫
在小邦為不世之慶臣豈敢坐待順付之日而不先以
一介之使而承 皇上之至恩也哉茲敢專差陪臣復
干 天威請頒示辨誣新典以慰一國翹跂飢渴之望
而不暇避煩擾之誅伏望 聖慈念先臣抱冤之情憐
微臣銜痛之誠特許陪臣一起暫且停留等候印訖頒
降賫回則 天地再造之仁不冒於下國日月燭幽之
明遍及於窮泉矣臣無任祈懇切祝之至謹具奏 聞

陳倭情奏文 辛卯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倭情事該萬曆十九年八月

二十三日准遼東都司咨該為哨探倭情事本年八月
十二日辰時蒙欽差巡撫遼東地方管理軍務都察院
右僉都 御史案呈本年八月初八日准兵部咨職方
清吏司案呈照得近該福建巡撫題為貢夷附報倭襲
預陳防備機宜等事內稱琉球國世子遣使入貢伊國
長吏鄭週附報印信公文內稱倭王開白燕并日本六
十六州戰勝朝鮮遣使迫降琉球又令各州造船聚眾
聲言明年九月入寇 大明已經本部覆行福建浙直隄
脩去後今又據浙江巡撫 御史題為馳報倭夷緊急
軍情乞 勅督撫衙門嚴加偵探早為禦防以杜後患
事內稱據琉球國回福建人陳申揭報日本倭奴開白

弒王稱王陰謀席卷琉球朝鮮并吞中國十七年三月
內差和尚來琉球迫令獻地輸金入朝奉朔世子堅持
不屈且言十八年四月起兵戰勝朝鮮得三百人來降
日本尚有萬島大國長子弒父來降關白自謂天授親
督六十六州之主擬今年三月入寇 大明入北京令
朝鮮為之向導入福廣浙直令唐人為之向導今取勝
朝鮮國以造船向導助戰云京師差人由路往朝鮮哨
探朝鮮西南之地與日本對馬州地相接壤等情為照
朝鮮日本雖並居海島而一南一北相距甚遙若使日
本戰勝朝鮮則舳舻之經涉者何止千里羽檄之告急
者豈無片詞况朝鮮歲奉正朔世受 國恩素稱禮義

之邦各懷忠順之性豈得因其戰勝甘心從賊而遽為
向導哉或者日本有脅降琉球之意故妄稱朝鮮之敗
以恐喝琉球而琉球有求援中國之心故輕信日本之
言以播告閩越未可知也第風聞海外雖難懸斷有無
而事係軍情必須遠行偵探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
合咨請云煩照來文事理即差的當通事星夜前往朝
鮮國內偵探日本關白有無入寇戰勝朝鮮朝鮮國王
果否聽信造船向導逐一細加體探務得的確情形或
徑自發檄彼國陪臣令其即為詳知從實奏報等因准
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司官吏照依咨案因事理即
令會同分守道選差的當通事人從實執節司咨文徑

赴彼國陪臣信朝鮮國王知會其日本開台曾否入寇
戰勝朝鮮國王果否聽信造船向道從實回報以憑
咨部施行蒙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照咨案內
事理煩查日本倭奴開台曾否於某年日月某隘口入
寇有無戰勝朝鮮國王果否聽信造船向道逐一從實
細查的確呈夜回報以憑立等轉報施行等因准此臣
查得先該本年三月內日本國對馬島太守宗義調刷
還被擄人金大機等供稱上年六月間在彼地畠殿洲
聽國主盛具戰艦擬於明年春入寇 大明續該本年
五月內有倭人僧俗相雜一起十餘名來到稱說日本
開台平秀吉用兵并吞諸島六十六州琉球南蠻諸國

亦皆歸服為緣嘉靖年間遣使朝貢 大明拒絕不納
世懷惡恨之故擬於明年六月間入犯 大明兵船所
經慮或攪擾貴境若得 大明許和事可得解又該本
年六月內對馬島守宗義調所遣伊男義智來到浦口
稱有緊急因說日本開台入治兵船將犯 大明貴國
地方并應被擾若貴國先報 大明使得知可免此
患等因已將所聞示各處防及伊賊供實詳測事情節
次備咨禮部煩查赴京降臣去後今該司因已經略具
詞節回咨部司計已轉聞朝廷外臣竊恐日本一種遊
在滄溟伊性輕狡以舟楫為技能以寇盜為生理近如
小邦公邊遠如 上國海微出沒比比為民患患固已

久矣至於抗啓 天朝聲言其勢使人恐動小邦以冀
爲伊通款此伊先古未有之元詐也又至抗琉球不曾
歸服却說歸服以訛我小邦小邦不曾敗降却說敗降
以誑抗琉球而將伊犯順之計復此播而不憚其心果
欲何爲必是伊自恃量阻以鯨波萬里其兵力所至非
中華所測知東南降附非向處所交驗竟諒其狀雖
上聞非問罪之師所易及乃敢張說虛喝但得輾轉疑
惑下可恟持海中諸國上主蒙許朝聘賞賜而實惟意
所利無或覘熟開隘方有所逞伊賊僥覲妄應不過出
此朝廷之上亦已洞照賊情其言出於恐恟琉球特以
事係聲息且在懸遠動有司咨問小邦務要得其的確

耳小邦與伊國雖並處海域此爲西北陸連華夏彼爲
東南極海一方水道相去約有數千里之遠惟對馬島
去小邦南邊頗近而五島一歧等島又在其南皆限隔
重溟反覆變詐喜人怒獸一面竊發作耗一面稱款往
來小邦或嚴備以截侵掠或羈縻以紓邊禍又以動靜
虛實難於遙度則有時以刷還人口等項爲名偵探消
息以脩策應而猶未得其要領近據國人回自海中稱
說至彼聽知有伊國舊酋源氏滅亡在數十年前諸酋
交爭近又有平秀吉者棄而代之自稱開白頗事戰伐
爲諸酋長雄又說島中人多說開白猖狂勢將不久又
說對馬島守宗義調稱病不主務却又訪知宗義調爲

平義智所代等因聽此怪訝間有義智稱島主宗義調親男來到宗平原自異姓却冒謂父子想是義智亦系秀吉姓親纂國奈島出於一家相助為逆詐稱義調遣來報警實是恐動之謀伊種陰譎無狀推此可知臣又參照前項刷還入口金大機等供稱詞節乃上年六月間在彼聽得則所謂明春擬犯上國正指今年而却已不驗續據倭僧及對馬島倭平義智來到哄嚇實在本年五六月而其說入寇時則又却指稱明年前後伊言張皇變遷類係詆謾意在恐喝惟遂奸計似益的然至於誇說琉球戰勝小邦一節尤為虛妄小邦生在麗季大勢倭賊衝斥屠劫先臣國祖康獻王諱戮力鏖戰

克捷勦除往往賊船多集海口無一隻得返自是倭寇頗創戢小邦亦懲於失禦設脩不敢弛怠警急因益衰息無倚皇靈遠暢海波不揚邊境少事至嘉靖乙卯有倭船一百餘艘來犯全羅道達梁等鎮緣是小邦狂安已久戰守兵吏多有被害然賊亦敗衄殆無得還除此前後或因經過海島遭風漂到或於島座藏伏竊伺或乘海暗瞭望懈怠得以寇抄漁戶追截漁船掩襲弓手節被守禦將官覺知或擒或遁近數年間又絕無來犯之時既不交兵安有勝敗乎伐人之國降其入衆雖在一隅傳聲必大非可誣也設使有之小邦曾不以一介之使奔告於父母之邦而遽容伊賊逞孽寧有是

理乎盜言狂肆欲黷反癡豈復計人疑信臣獨痛念自
臣祖先王有國世篤忠順敬畏不負 列聖獎與禮義
之邦之稱不敢至于臣身而失墜而況世受殊 恩異
數優於內服若臣於 聖上之朝則又加焉他不暇殫
記如積久之詒誣得雪已絕之尋倫得叙極嚴之訓典
得改至蒙發秘而頒示此雖 輦轂臣子難以得之於
天威之下臣以外藩末裔有籲必遂無復餘願蓋千
載一有天下無二焉耳臣嘗晨夕感泣懸望九霄區區
願忠無可為者報德之期惟有結草不圖倭賊以臣亦
傳海而國認為等夷不復知人獸異心順逆殊性乃以
向導之名歸之言亦醜辱臣何不幸得此於閩越之間

乃至上聞朝廷伏惟 天地日月必不以此疑臣臣亦
不敢為此多辨惟切羞憤與伊賊並生於涵負之中也
所據倭賊臣直見其夸慢無實驕必已為不足慮者
然又思得免惡將禍天或厚之猛獸將斃傷人必多伊
賊跳梁猖獗不畏天道不顧人理及其未敗不能安分
安知蜂蠆之毒不果一肆於邊徼之間哉已行邦內沿
邊守將嚴謹軍火如遇賊船不揀犯境過境輒便截殺
外為此謹具奏 聞

陳賊情奏文 甲午六月

朝鮮國王臣姓諱謹奏為賊情事為曆二十二年三
月初八日據陪臣原任慶尚右兵使成允文馳啓該金海

府使白士霖飛報二月十九日據聽撫府吏金慶虎供稱本府住賊分據各處時遣兵船往少來多以示添兵之狀聲言等待沈叅將回話以決進退等因本月十一日據陪臣全羅道防禦使李時言馳啓該助防將張義賢飛報二月二十五日據走回男子具景禧供稱上年十一月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古水麻地面有一男子寫說俺是許儀後係大明江西道吉安府萬安縣人陰慶四年被搶來此又寫說衆賊候天使信來當於八月中盡行回還等因四月十三日據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彦伯馳啓該慶州府尹朴毅長飛報三月十九日申時有林浪浦住賊約一千餘名從彥陽縣行

搶避入本府南距二十里地面督同諸將馳進截殺本賊敗北棄還被搶男婦共三百七十七名口牛馬共三十二匹隻等因本月十五日據陪臣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元均馳啓三月初五日整點本道兵船隨同統制使李舜臣等行至固城縣地面哨探間忽有天兵二名駕坐小船行使前來內有本國小男子一名就問得說稱俺是本道尚州人丁希順忘記年月內被賊搶去熊川縣屯裡使喚本月衆賊瞭見本國兵船各懷懼怕懇請譚都司駕牌禁諭俺因隨齎牌官軍搭載前來日前聽得衆賊說稱天使若來我們當歛衆渡海若不來當大勢添兵水陸順搶等因本月十六日據陪臣慶尚

右道兵馬節度使朴晉馳啓該咸安郡守安次飛報三月二十六日據走回男子許詠演供稱上年四月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國即古耶地面即賊酋平秀吉所住上年八月初三日秀吉回還本國有不知名首倭代領其衆仍令釜山等處留賊六箇月宣換防守等因五月初二日據陪臣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彦伯馳啓該東萊縣令金中敏飛報四月十五日據被虜軍人宋昌洸告稱各屯留賊衆城蓋房少不休息俱說 大明恭將奉 皇命來我們一時罷歸等因本月初十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慄馳啓該慶尚左道兵馬節度使高彦伯右道兵馬節度使朴晉等飛報節據按伏哨瞭等

員役各告右道諸賊於金海巨濟熊川等處如前分據而搶掠之患比前希罕熊川住賊於密陽三郎江上打造房室說稱待候天將出來時將魚酒米豆以饋撥軍左道諸賊自慶州敗還之後各皆分守各寨斂衆不動等因六月初七日據總兵官劉綎伺候陪臣金瓚馳啓五月二十三日在府營裡聽得該都司譚宗仁揭報有本月初四日至初七日熊川縣等處住賊開船下洋前五十餘隻後八十餘隻俱向那邊行使行長之衆別無加減等因本月初八日據陪臣諸道都巡察使權慄馳啓該防禦使金應瑞飛報據降倭時古松若等說稱俱係關白親弟業紫下軍人留在林浪浦裡聽得關白分

付諸首封貢不成備們決不可還以此各屯上官并懷
煩惱等因本月二十一日據慶尚道防禦使金應瑞馳
啓該產陽縣監魏得和飛報五月二十八日據定回軍
人黃必金供稱萬曆二十一年內被賊搶去前到日本
國無應仇地面本年三月內回到即古耶地面聽得有
上官號稱大告司馬來坐本島專管一應兵務以各首
於平壤全羅前後失利深懷恠責聚船運糧添調強兵
要於本年七月間分作二起一起自濟州直犯全羅一
起自慶尚直到京畿東西分掠仍合勢西搶又該慶州
府尹朴毅長飛報五月三十日據降倭山只之等供稱
係杜即浦屯倭在本屯時聽得大衆去留決在 大明

許款與否各屯日望沈參將面話等因具啓得此竊照
賊兵尚在境土但係聲勢緊緩理宜節續馳 奏除已
於上年十一月內將六月以後賊情具本順付謝 恩
陪臣金晬等聞奏外今該前因又是本年正月以後各
該守邊陪臣所報走回人供稱及偵探人告說雖詳略
不同虛的難委而既係各報賊情不得不上聞以備朝
廷裁處臣謹查上年十一月內欽奉 宣諭勅旨節該
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卿有他變朕不能為王
謀也是用預申告誡以古人毋新嘗膳之意相勉欽此
恩誥丁寧指臣以再生之道臣不勝感激鏤心銘骨
奉以周旋續准遼東都司將兵部及總督軍門咨批內

事理咨會又該陪臣某等承奉軍門劄付前後惓惓其意皆以勾踐生聚訓練以為後圖責勸甚悉臣益感益懼曰竊伏念臣之地方雖已殘破萬一兵禍暫息邊境稍靖臣庶幾奉承 明旨殫竭駑鈍收拾餘燼圖補衆榆仰報 聖天子大恩於萬一奈此賊猶壓境上相守經年信然不已小邦人心日夜洶駭荷擔而立奔命不暇息有無期財已竭矣力已殫矣以臣無狀雖欲刻意砥礪粗效區區其路無由抑臣又有所憂倭賊自前年晉州一搶之後分屯營寨聲言等待 天朝許款臣慮其詐譖以春汛時月賊必再肆為恐今經半年未見動靜若此情形委難料測或以為倭奴求款參將沈惟敬

接受降表注來許約且為期月而去都司譚宗仁駐營戒勿搶掠使待報至賊因此少戢兇鋒又據各處邊報賊中傳聞之說往往如此今期亦逝矣賊以所圖不遂恐或畜憾益深決裂之禍更急於朝夕臣尤有懼焉往年賊由慶尚道應忠清左道直犯臣都城所經公路千數百里蕭然一空只有襟莽鋒刃所被他路皆然獨全羅一帶數十邑粗免焚掠小邦經費軍餉皆所倚辦賊之垂涎在此今惟無動動則必犯全羅而出於忠清之右蹂躪禾穀掠公私餘蓄以為食收西海船艦水陸俱進即無論全羅忠清雖黃海平安亦將次第屠解此又今日危迫之勢然也古語云迫於人者其智深非真計

西原先生文集卷三
十三
深勢使然也今臣迫於賊甚矣喪亂以來用心衡慮與國內臣民百分揣摩圖所以自保者固已無復餘慮矣而以戰以守無一可爲個惶四顧不知所出臣之計可謂窮矣伏惟 聖朝之恩臣至矣臣之受恩於 聖朝極矣收臣七路復臣三都使臣生還故國再延隆緒大造生成蔑以加矣海隅游魂之賊臣猶可以自力勦除不可每煩於 聖朝而疲劣不振一向彌籲望恩無已使 聖上東顧之憂未嘗暫弛於宵旰之中臣之罪至此而尤大矣竊念赤子無知墮在水火疾痛宛轉惟父母是呼其所解脫之方則赤子未能有言而在父母所處今臣無知無異赤子而 聖朝之愛臣逾於父母臣

安敢以煩瀆之故而輟其疾痛之呼以自阻於拯濟之仁乎夫震之以威以創其頑縻之以款以弭其禍斯二者莫非古帝王禦夷之大權而同歸於禁止免暴曲全生靈同時審勢惟 聖朝所擇耳非臣愚之所及也伏願 聖明洞察賊情之所在哀臣國勢之已急命下訂謨之地亟以此時從長議處免貽免賊稔肆之患以綿臣朝夕垂絕之緒不勝幸甚緣係賊情事理為此謹具奏聞

陳本國開府經理便否奏文

云云欽惟 皇上天地父母曲成無方閔小邦之陷溺大兵再出且憐臣積衰同循不能自振至議勞 天朝

重臣代為經理此實生死肉骨之恩而廟算長遠指論
形勢區畫便宜纖悉備具萬里之遠如在目前真所謂
帝王之師出於萬全抑臣方以舉國臣民之命上累
皇朝以求拯濟名雖外藩實同內服事苟有益於成敗
之數臣雖糜粉自效亦所甘心豈敢以勞逸為言推托
為心況賊以剽悍迅突之勢目中久無小邦矣而乃退
正京七道還二子陪臣欽縮釜山三年而不動者豈小
邦之力可以致此實由於 皇靈震疊有以懾服其心
而當事之臣又為之馳騁經營一思一慮不失其宜耳
然則小邦得王官經理仗廟躬在山之威固臣之至願
也臣祇奉 恩旨且感且懼除將各項事宜刻意遵行不

敢怠緩外所有開府一節事有便否臣不得明白陳
奏更聽 朝廷裁處自古兵燹之後生聚訓練亦有漸
次即善為國者徭必待數十年之後如臣者又何望哉
小邦舊有三都之彌漢城開城平壤是也在平時人民
稍盛倉廩稍實略有官府模樣不與他小邑等自經賊
變無處不被其毒而三城賊所久屯殘破尤甚昨城數
百里之內蕩為灰燼之墟今臣所居漢城亦荆棘未除
庶司官僚依墻壁為生資外升為食遺民之還集者自
不二三瘡痍溢目呻吟未絕其他又可知也往時經略
宋應昌渡江前來經理小邦初駐義州又駐定州至安
州而止誠以平壤新創於此不堪住劄故耳賊退以後

雖過二三年而征役不急行齋居送治道民力之困一
年甚似一年 天朝官府事體尊重府屬統轄緊關體
貌者不容減損以小邦今日瘡殘之力實難成形至於
巡撫衙門之外又有布政衙門又有分署各處為之長
帥不止於數十員各有帶率係從隨處創設官司事端
宏六民心必驚運置多方物力先竭誠恐供頓不辦應
給難便以重小邦之罪也臣謹查高麗時元朝有事日
本議於本國設征東行省終以地遠民愚語言不通事
多妨碍竟未得行此乃小邦故事也凡事在於審始始
之不審而終至中廢則所損多矣臣既蒙 聖旨許令
計議奏報故敢此陳達臣又竊有念臣之今日國勢萬

分危迫固無可為然區區之意只欲上憑 皇靈為之
依歸下以收拾遺民不至離散庶幾綿殘補敗以冀後
圖古所謂善敗不亡是臣所望以此雖知城池器械積
餉鍊兵許多勾當為戰守大務不容少緩而猶且旋旋
然不敢急之者誠恐民力有所不堪而或至於內潰也
既憂其外又憂其內臣之用心已苦矣非 皇上愛
臣之深憂臣之至臣亦安敢以此等事情悉陳於 天
聽哉且戰守長策閣部之本備矣無容更贅然其小邦
形勢所在則臣亦可得而言也小邦八道中全羅慶尚
二道最為開重蓋慶尚門戶而全羅府藏也無慶尚則
無全羅無全羅則雖有他道小邦終無所資以為根本

之計斯乃賊所必爭而我所必守之地唐時以江淮財
賦所出而睢陽為江淮保障故巡遠以死守之天下之
事雖不可擬論於小邦而事勢則有相類者故今日小
邦之安危實係於全慶之保守與否不可不察也又以
海道言之賊若據全羅則遠而西海一帶近而珍島濟
州皆為窟穴賊船縱橫海上無所不通風便一二日可
抵鴨綠則開城平壤亦不足為固注在壬辰賊兵陸抵
平壤又水兵數萬犯全羅將統出西海適小邦舟師扼
於閑山島前洋幸而得捷賊遂敗退不敢無水陸之勢
大肆狂逞至今思之可為寒心而賊之兇狡未嘗一日
忘此計也此又全慶措置不可不急之大略也大抵賊

兵今方分據慶尚左右道而釜山西生浦為之巢穴對
馬釜山之間海洋數百里為其糧道若於慶尚要害去
處擇形設險屯重兵積糧餉以為不可拔之勢時以輕
兵日夜攻勦從陸地以蹙其勢而又以利艦銳卒出沒
海上邀截其後使賊進無所掠退有所懼首尾不得相
救則慶幾有濟特患小邦兵力單弱糧資又竭自保不
暇不能以圖敵耳至於屯田足食小邦之常經營只緣
民生子遺而賊兵未退調發方急丁壯出戍於邊老弱
轉餉於內餘民自治其私力未及公加以牛隻缺少農
資又乏不能大設生穀今蒙自天朝經理固為萬幸
若其屯田處所則小邦土地硠确林藪山澤居十之六

七無平原沃野可收大利就其中而言之則慶尚下道
最爲饒肥地宜五穀全羅道南原等處與慶尚道等平
安道肅川安州之間黃海道鳳山黃州浚海地方并有
可耕田土決渠灌溉亦頗宜稻論其土品終不如南方
耳今天兵已出憂在兵食脫或相持事不時定則糧餉
一事最難爲計臣日夜思惟不知所出若山東海糧得
登時接濟以補今年之急則相險易之勢定屯守之所
開原隰之利廣樹畜之源以立長遠之規又是今年以
後事在統兵諸官經紀如何而臣亦安敢不倡率臣民
竭力奔走稟承籌畫以相先後於其間哉伏望 皇上
命下該部再容商量察小邦今日事情凡所建設雖在

可行姑且因勢乘便量力爲之其所不能者不强使爲
如督撫等官仍任遼東近邊地方而於小邦之事道里
不速利病相悉足可指揮經理則其開府設鎮大段創
建少宜持循使小邦之民稍存餘力得以專事於目前
之役以供天兵更觀前頭事勢別求進止則小邦尤荷
陶鎔萬萬難言譬如用藥治病本求活人審察元氣之
如何以議藥力之行否方是善醫病今臣國事正類於
是惟其如是故不敢以踈遠自處煩瀆爲懼仰布腹心
以冀 天日之昭察焉臣受 恩深厚報效無路云云
疏

乞郡便養疏 庚辰正月

伏以臣於前月十二日登對懇乞 天恩以養老母
聖旨令臣往來省覲不許補外臣惶蹙嗚咽不知所言
而退竊自惟念臣薄劣愚庸無與倫比初無片長寸善
可備驅使竊祿忝位碌碌隨行曾何有一分輕重於內
外而數年之間 睿眷不遺叨冒非宜使臣上積欺天
之罪下阻將母之願轉輾日循至于今日愚臣惻惻不
知所出嗚呼古人有言曰慈闈衰邁夕照如飛臣每一
念至忽忽如狂不得不更披危慘籲天求哀臣之情事
亦可悲矣臣聞君親本無輕重思義固當並行惟在權
其緩急而處之於是乎有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說矣
臣際遇 聖明蒙被 殊渥注意之厚與天無極往年

臣承 命奉使將赴西道以母居隔遠請換他路而特
命停行以省母病此實於公義之外俯伸私情臣雖頑
固寧不感激去秋又受由歸覲而下軫貧憊 恩賚便
蕃茲皆稀世榮寵非臣隕首所能上報惟罄竭駑鈍趨
走朝端以少報涓埃者固臣夙昔之願也如非不得已
豈敢言去第以臣母老病之狀逐年添加若過一年便
已七十歲人矣素榆頽景日益奄奄僵卧枕席倚人為
命當此之時臣委母身於數三婢僕之手而遠出遊宦
動經時月母既憂臣臣亦憂母憂病相仍理難久長者
殆謂此也嗚呼反哺之情微物尚然生無為養昔賢所
嘆臣家既貧迫而計之近拙奉母窮居殺水無歡白髮

蕭然艱苦溢目注注相對不覺流涕臣濫荷國恩顯揚踰分身有十年之榮而母無一日之養歲月餘幾其可待後耶恐為莫追之憾以成難贖之罪此臣之所以日夜焦心而不敢自寬者也臣母亦知臣銜恩繫官未易求退故頃嘗力疾輿痛欲相隨京輦不意離家數日遽頓失節風寒挾發氣力如線道路沈綿狼狽而歸連月調治僅免死亡跬步之間再難運動然則臣之今日勢窮情迫者比之前時尤有甚焉此實國人聞見之所共知也臣何敢飾辭哉臣目見母病如此於情不當頃刻離而緣異恩不可以不謝大禮不可以不陪且欲更陳情懇再乞恩澤故黽勉趨朝一出難歸歲已換矣

臣本癯病重以憂母心火益添千里旅遊百事無興惟一段歸心長在母側方寸之亂非獨昔人伏願殿下天地父母憐臣悶迫之情察臣無用之實亟命適解本職且下銓曹於嶺海郡縣隨闕差遣則非徒臣母子永荷肉骨之恩於國家孝理之道亦不無少補矣

辭免慶尚道觀察使疏

甲申

新除授觀察使臣柳成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言于主上殿下伏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之從不擇夷險死生以之者此臣子之大節也臣家有老病垂死之母不能專意供職十餘年來雖感激天眷黽勉朝列而去來紛如瘵曠居多臣常

憂懼不敢自安至於前月開北之任出於拂拭收錄之
恩而責鉉刀一割之用臣尤當奔走就途少效涓埃而
不幸其時母方卧病床褥朝夕難保絕裾出門臣實不
忍更上辭章蒙 恩遽免夫時平則享爵祿事難則擇
便宜所謂臣子之節掃地盡矣而臣之無狀至此而甚
矣屏伏丘壑日俟譴誅誠不自意 聖量天涵異數頻
仍南道之寄再出陶甄也聞 命感懼涕泗交頤以臣
愚劣罪積通慢而荷 天地洪造之 恩既連刑章按
節本道稍近毋傷於臣一身榮幸莫大而生死肉骨糜
粉難酬臣於此固無可辭之義矣第以臣前既不得赴
北則今赴南方案涉於辭難就易舍遠圖近之為者進

退無據只占身便臣雖至頑公議云何此臣之所以惶
懼怵惕而不知所處者也且念臣際遇 明時受恩深
厚而報效淺聞於絲毫過惡彰著於丘山人非鬼責一
時騰沸慙懼省愆竟死無路雖尋常職事亦難抗顏況
方面之任黜陟攸寄臣將何面可以冒居之耶必將笑
罵盈路謫令不行前有汙洗名器之憂後有喪失廉耻
之累其辜 恩負國狼狽顛倒益甚於今日此又臣之
所大懼也臣自出國門今已六七月矣望青霄而霜洒
瞻西路而長彌精神飛越寢食俱廢益自傷其身之無
似厚負 國恩也今將扶曳殘骸束裝戒道而兩難交
前去就難安不得無一言號訴於 君父更求鑒鑄於

爐鑄伏願 聖慈憐臣至愚察臣至顛 命鑄解新
授職名且下銓曹更不提舉使臣於老母未死之前有
以相保於田畝且於暇日幸得收召魂魄尋繹舊聞少
改罪過以畢餘生則 天地父母保全終始之恩萬萬
矣臣當生為祝 聖之民繫壤康衢死為銜 恩之鬼
結草窮泉臣無任感 恩知罪懇祈切慶之至

辭禮曹判書疏 甲申八月

前知文館副提學臣柳成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上
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臣於頃者輒上疏章瀝陳微情
伏荷 聖諭丁寧委曲之 眷軫及家私凡在見聞莫
不感動臣祇奉 綸音涕血交零自古人臣受一言眷

顧於君已為非常之恩而臣之前後蒙被殊渥至於如
此斯宗曠世難遇之幸顧臣駑劣難望報效而福過災
生古今常理憂懼轉深晝夜靡寧不意今者超擢之
命又在數月之內驚汗浹背戰悸失措屏伏私室焦煎
度日行俟公議之發而尚未有聞且聞且惑不知所出
嗚呼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況臣受 殿下罔
極之恩容其愚陋而怨其罪過成就保全 曲賜陶甄
以矣然則今茲處身非据僥冒太驟以速顛躋宗為愚
臣不幸之大者寧可不更踰於 君父以求自安之道
殿下安可不察螻蟻之至顛而強其所不能至於
覆敗乎此臣之所以瀝血籲呼不憚煩瀆而必冀還收

者也夫爵命之施初非一途太上以德其次以才其次以勞其次以久若非此數者而無故得之則於政為失授於身為不祥人鬼交怒學孽來并小官尚然況六卿之重乎念臣既非才德之選又非年勞之積以空蒙無似之身之分才可紀之効而數年之間躡躡踰越不由常例巍然宰相之列其於政體何如也物情何如也人當知足物禁大盛殿下矜憐愚臣欲有終始則惟當量臣之器而處之以分限之內以責管窺之能不當以非分之榮不次之拜而寵之太過使不勝任而有負乘之灾也既累 清朝命德之典又喪微臣廉耻之守一舉而二失并焉將何用之臣聞限定而不可踰者分也

得於天而不可強者才也量淺而盛滿則溢力小而任重則折知其不能而冒之則敗是故人君致慎於圖任之初人臣自審於承命之際大小長短必使相稱與之而非私也補之而弗怨也要在適宜而已如或君不量其臣而濫授無漸臣不量其已而冒進下已名器之用有同泥沙卿相之位跬步可得則階級蕩然而朝廷無尊嚴之體人心不服而庶官有解體之憂世道理亂恒必由是此固 明主之所宜深慮者也如臣者嶺外寒賤愚駭有素少無家庭之訓長無鄉曲之譽學不通方寸不適用僥倖科第因緣際遇隨行逐隊碌碌庸庸加以稟資彫羸疾病纏身識量皆淺觸事迷惘斯豈當事

應務之器乎不過無用之一具臣而已不幸寵命存
下涯分漸踰額自循省蹤跡靡容雖不敢不以為榮亦
未嘗不以為媿欲奮迅自勵以效涓埃而才力綿薄欲
退安愚分更尋初服而天眷愈厚中夜發嘆心口相
語求所以善後之策而莫知其宜惟思懇乞洪造退就
閑地庶幾賴天之靈憂病稍暇收拾舊聞勉竭鈍或
可報効於萬一而已今乃大失所圖狼狽日甚守株愚
臣將何所處而免於大戾耶嗚呼人情孰不欲受恩於
君而有時而不敢承孰不欲圖榮其已而有時而不苟
取夫如是故古之君子於一資半級之除或有終歲力
辭連章極辭抵死而不居者斯豈近於不情而然哉必

其心有大不安者而難於冒昧耳今臣至愚無知最出
羣臣之下賤歷不多年紀亦少抗顏承當呼唱道路揆
之私分安乎不安乎鵲鵲飽於一粒望大牢而驚心鴈
鼠只取滿腹臨滄海而懼溺臣之居寵若驚受命如
媿必欲辭重於身以紓死亡之患其亦常情之所必至
也夫曲成庶物備育群品洪纖巨細各溥其分使之利
忘於陶鑄之中者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殿下於臣
既有天地父母之恩臣豈敢以一毫非情之言上瀆
天聽以取能護之名乎不過欲溥分額而免於禍敗耳
臣素有心病自聞命以來憂懼驚惶病勢添加將無
以自全古人所謂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

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
正為臣今日道也如蒙 聖明俯察臣聞道憂窘之狀
而特許鑄改則臣之微懇得以上動 天意有願必遂
其在臣身至榮至幸何以加與其與竊指非分終迫憂
患以冒譏笑於公議者捐去萬萬矣所有新授職名臣
不敢拜謝而仰天籲呼謹以死請伏望 聖慈憐問其
愚而亟賜允俞以安臣心以全公議

又二十三日

伏以臣受 命累日尚稽恭謝濫陳辭章踰越常例罪
當萬死而 聖度包容溫綸有加環顧臣身何以得此
感與媿并涕隨言零臣聞不欺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忘

信不失然後能事其上今臣盜竊虛名輾轉至此若不
早以空疎醜穢之狀有列於 天日之下而僥倖大利以
為身榮則行詐欺天其罪益甚將何以立於世乎此所
以冒犯 天威更畢其說而必冀上達者也臣伏奉
聖批反覆誼誦一字一句無非事理之權衡臣子之模
範獨其所期待於愚臣者為不近似耳臣若內省於己
而稍有所堪之實則固當敬承 天眷策厲奔走以效
葵藿之誠何苦而為過情之言辭難遇之榮而悶悶若
此哉乞夫宴人身無寸資簞食之賜而輕千金之惠哉分定
金之璧則辭彼豈重簞食之賜而輕千金之惠哉分定
故也臣本一枵然之空器耳年除歲遷物情所駭巍然

大拜矣。罵衆身寧可有安而冒受之耶。萬一受恩無補。狼狽滋甚。但竊宰相職名而去。則猥賤無狀。辜負天地。人將不食其餘矣。區區庶耻。雖不足言。而獨不有累於清朝之士風乎。夫主恩愈深。則報効愈難。所任既重。則責望愈大。雖使古之所謂賢智之士當之。至是而失其本心。不厭人意者。踵相尋也。況如臣者。何計而免於顛躓乎。老馬爲駒。不顧其後。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悔者百出。灾咎橫生。其於國事。亦何利之有哉。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止者此之謂也。且臣既無以仰酬天眷。而徒使朝廷名器。清賤以誤聖明。知人之哲。則臣之罪至此而充。不可勝贖矣。昔富弼除樞密而

自以爲無功。經年不拜。司馬光力辭。樞密直學士崔與之終身辭右揆。不至晉王述。平時未嘗辭職。而其所辭則必於其所不可堪。蓋古人於辭受之節。量力度分。未嘗放過。而人之視之也。如飲食裘葛。不以為異。至諸吏策以爲美。談臣之愚劣。非敢慕効古人。然於其不堪處而不欲冒處者。實出於知耻之心。伏望聖慈憐臣至誠而少加裁處焉。

赦後請伸理被罪諸人疏 甲申

伏以國有大慶。宥釋罪辜。雖在罪辟。上皆蕩滌。中外人心。渙然一新。而年前朝士之被畀北方者。尚無伸理之命。日月之明。獨遺於覆盆之內。雷雨之澤。尚阻於

陰谷之下一物含冤宗王政之所隱則況此數人乎臣
以無狀僭位六卿受 恩深厚苟有所懷豈容含默至
於形迹之嫌觸忤之誅臣不暇避也臣聞天地之於萬
物也雨露以濡之風霜以肅之而一段生物之仁未嘗
不行於羣沍之中父母之於子也有善則喜悅之有過
則責怒之雖喜怒有異而莫非愛育成就之術也 殿
下至仁無偏涵育群臣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亦一天地
父母也彼雖上恃 聖明激於意氣不能裁度言語有
一時過中之失而今既流竄絕域再閱寒暑拘幽困苦
與死為隣人情不遠固必有懲艾之端矣 殿下於此
亦豈欲終寘諸死地而為已甚之舉乎況以身居近列

出入周衛之中昵侍 左右非如踈遠賤隸之比假曰
有罪原其情犯不至深重則因此 大需之恩稍加開
釋俾得全活性命為 聖世平人乃 盛德事也何不
可之有哉臣於去歲屏伏田里廷論曲折未知如何大
禁不過輾轉相激而然耳古人曰凡有血氣之倫皆有
好勝之心自非大賢誰能免此乎其盛氣而強辯也惟
以快意為務不自知其過於事情及乎事過而氣平則
未有不悔者此人之常情也臣於被罪諸人未曾詳知
如許對者久為同僚於玉堂知其為人益年少進用富
於才華志氣果銳未諳世故見事輕率不能持重而已
若夫凶險忌克之惡則臣不能知也言事之際僚席合

議倉卒失於稱停信筆寫劄其辭雖過其情恐之無他
論思之臣以一番剗剗之故遽從投竄之典自己冤枉
姑所不論其於朝廷故體如何之何以垂法於將來耶
臣竊傷之自古在言論之地而曰言事得罪者雖重被
譴罰不過補外其次左遷未有竄竄於窮邊如今日之
為者況經大赦而不解其為 聖世刑政之累不之甚
乎嗚呼國家自中世以來連有搢紳之厄 聖明臨御
涵容徧覆巨細洪纖陶鑄無方士林皆鼓舞於鳶飛魚
躍之天以為無復有前日之事而一言之禍至於如此
其為不幸孰大焉如使此數人者真有至重難赦之罪
則舉國人心所共快然無有異辭何故而嘆息嗟傷以

罪律不稱為冤哉臣伏見昨日 聖諭禁府之辭以為
用法當以天理人情參之至執言乎然則此被罪之人
雖深文極詆不過曰言語之失而已以言語之失而受
極重之律駢首死亡於沙磧之中則其於天理人情安
乎否乎今者群心之危懼未解衆情之鬱抑愈甚識微
見幾之士皆有歛退之計而莫肯顧立於朝廷氣象愁
慘形色睽乖一人向隅滿堂為之不樂其勢然也夫國
有可言之事人臣畏禍而不言則其國殆矣近日人情
於許葑等之事入而私議於室莫不竊歎出則相戒以
言以為必得奇禍此豈治世之象也古者雖昏亂之朝
欽鉞交前而人臣猶達所懷於君况值 聖明之世居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三
不諱之朝惟此一事更相隱默是果臣子事君之義乎
漢時楚獄多濫言者動被大逆之罪侍御史寒朗獨冒
死言之多所平反 殿下之聖萬過於明帝三人之罪
不重於楚獄而舉朝相視不敢以一言上徹 宸嚴使
刑政得其平是實寒朗之罪人也天下之義理無窮安
危之倚伏不常建大中之極合同異之勢解釋人情調
適酸醎則今日之事庶可為也此惟在 明主裁察而已
臣愚昧無識只欲退死於丘壑邇來涵泳 恩澤感激
日夜一言報 國萬死無恨伏惟 聖慈憐其愚誠而
少加之意 國家幸甚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三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

乞退疏 乙酉夏

伏以臣本愚陋際遇 明時叨被隆 恩踰越涯分人
情所惡物議難容口語侵加徹於 天聽推究實狀早
伏刑章乃臣之分 殿下委曲開陳浼滌德尤至加以
過中之展以感羣下之聽臣祗聞 殿下綸音且慚且
懼繼之以流涕也嗚呼市虎成於二人投杼起於屢至
當此之時雖慈母不能以保其子君安得以保其臣乎
是 殿下之愛臣過於慈母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
有也抑人之公私由乎心事之邪正關乎已知不知在

於人是非公議定於後世傳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
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臣雖無狀竊嘗聞此義於君子
矣一時紛紛臣何敢介然於懷乎第念臣備位六卿厚
蒙知遇之恩如待國士其處身得失寧關於清朝之
士風進退之際所當明白不可苟也今臣之所當退者
有五 殿下之寵臣既厚而臣無一事裨益 聖化以
傷 殿下知人之明此一當退也臣讀書為儒粗識義
理立身事主雖無足可言者然內不欲自欺其心外不
欲汙鱗其迹以辱平日父師之訓乃素志也顧於末路
得此題目以累其身若復顧不知退苟且隨行則廉耻
掃如他尚何說此二當退也人持私見各有左右分離

乖隔不合不公世道人心壞敗日甚如臣者以孤根弱
植寄身於嘲罵之中舉足發言便成瘡痍亦安可篤信
己意以為群言之折衷而免於顛沛乎此三當退也至
如臣家故閭迫前此屢瀆 天聽非止一再老母在遠
長在病中人生難期餘日幾何一旦離違動經時序殺
水之養一失難追此四當退也臣稟氣素弱不化平人
其中心氣尤弱未仕之前常閉一室絕迹里閭之外合
眼默坐收拾精神艱得支保自數年來職名紛擾些少
心力散失殆盡往往惴惴如焚茲挾根本之地衰頹如
此制事繁應寧免愆違加以福過招殃喪凋連仍神精
已去僅存軀殼力就列白計難堪惟宜乞身丘壑以

延螻蟻之命萬一賴天之靈疾病之暇溫理舊業以冀
棄榆之補此五當退也夫去就之義如飲食裹葛在所
當為不容遷就其進非貪利其退非忘恩也百世在前
萬世在後自靖元魏惟此為大伏惟 殿下天地父母
昭察哀矜既脫臣罪矣於前受惜成就允當保臣庶耻
於後敢望 聖明曲賜陶鎔以有終始如以臣所犯不
至深重則許令鑄罷臣職名使臣歸養老母畢志蓬華
少厲清朝之士風而臣亦得以歸愚守分粗保區區全
活性命於年歲之間養病讀書稍有進益則 德義深
厚與天無量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辭大提學疏 戊子

伏以今月十一日批以臣為弘文館大提學夫文衡任
重非臣騫劣所可承當臣聞 命驚惶恍惚如夢累日
而不能自定也臣愚昧蹇拙求之廷臣竄為庸下無一
長可觀至於詞章之業性所不近詩賦儼偶之文尤不
曉門戶人所共知臣敢自誣當初 朝廷舉措既失難
慎之道數日間銜談巷議喧藉不已意必有駁正之舉
而尚此寥寥時事舛據此可知寧不為識者所寒心
乎臣聞理世之具莫盛於文而振起斯文惟在主持之得
人一時人才盛衰士習汚隆皆係於此曾是而使齒齠
減裂全不識文體者可一日冒居乎此實我 朝數百
年來所未有之事而名器之輕實有臣始臣實懼焉臣

若內有循省稍有可堪之實而徒以避事為心苟飾虛讓以上欺 天日則臣之罪固已不容於誅矣夫用人之道如匠之用木大小長短各有分限小者不可強之使大短者不可引之為長施之合宜皆為可用如或易置即成棄材是故人君以視任選才為明人臣以量已處職為忠今以臣之才量臣之任其為不近不待智者而知也臣雖欲貪戀榮寵冒昧忝竊其勢有所不可譬如老馬雖欲為駒其如後不勝任將至顛蹶何哉且臣稟質虛薄氣體孱羸夙嬰沉痾之疾中年以後更得心病泚泚危劇神漸形脫健忘怔忡愈注愈苦百藥無效近自冬寒高勢尤重僵仆深室不敢窺牖者已六十餘

日親舊知臣者莫不悶歎臣亦自分為廢人無復望濟礪鞭策以從事於文學間古人之作文以氣為主假使臣從前粗有志業至此已不可用矣顧於垂死呻吟之中當此莫重之責如鼓負山臣之事勢可謂狼狽然臣猶不敢自愛所憂者國事所惜者名器臣聞 祖宗朝揀選此任極致精密盡取一世之博洽能文為人所重者以議其任而尺寸相較參以望實必得其優異者以授之如此而猶無可當之人則雖以大臣之重亦多無帶之例臣之所聞者如魚世譙李若星是也而其所未聞者亦應有之所以如此者豈不以任既重大不可苟充非如小小差除姑取塞員填闕而已也耶頃日賓廳圖

點之時衆議以得人為難有欲以故事上聞者適大臣
不齊會議未決而罷甚可惜也倘若其議難行而求諸
見在之人猶不患無才奈何以血指汗顏之拙而當大
匠之斷乎其亦異乎 祖宗朝精審之道矣嗚呼日月
昭臨錙銖莫遁乾坤洪造細大得所敢望 殿下慎之
重之憐之閱之思用人器使之義念為官擇人之道更
詢大臣速授可堪之人使重任不至於久虛 國事不
至於顛沛則非臣之幸也 朝廷之幸也

又

伏以臣猥以不才處非所擬惶懼靡容辭避之外更無
他策前後陳懇實出悶迫上劄陳達者三達於經

席者一具於病告者六臣非敢有一毫虛假亦非敢避
事自便誠有所不得已焉且然猶未蒙 恩許久忝名
器進既無以效職退又不能循分羶羊觸藩實為維谷
夫 朝廷之使臣為是任者非苟榮臣只求任其事也
以臣才器雖竭精殫慮其如不近何臣當初極力苦辭
出於自知之明而人或視為自謙之辭今既受 命累
月能否已試亦知臣言之不妄矣文雖一技必得於天
分又須專業始粗可觀古今文人皆用一生之力以為
之然法法不滿人意況如臣者資性拙魯平生於詞章
家事略未學習今於疾病衰敗之餘強欲鞭策模倣於
事跡間祇益笑耳非獨此也辱 國敗官為 清朝羞

澆可立而待然則臣之於此不可默默苟處也明矣詞
臣課製第其高下以為勸獎臣於詩學固惜然莫知而
其所引用未省出於何書點抹任意工拙倒置人皆傳
笑莫肯聳動其不可冒處者一也一代文章必視典文
衡者以為模範隨其指道有所成就是故主文者得人
而道迪有方則文體丕變士心興起蔚為世用如其不
能則日趨於汙下事勢固然無足怪者臣自視空空不
敢以茲事自任士亦無所慕向科文程式學舍所習蕩
無稽法學術漸壞世道可虞此不可冒處者二也對偶
駢儷之文臣尤未學至於吏文愈益憎昧未諳體制近
日 中朝奏請陳奏陳賀文字稍經臣手者輒不成文

注復百十多般竄定而瑕類橫生昔禰衡見劉表與孫
權書嗤之曰將使孫郎帳下兒讀耶然則鄰國辭命古
人所重況下邦道遠 天子之書其重如何而使血指
汗顏者為之其貽 國羞辱莫大於此其不可冒處者
三也人之才智器識各有長短什佰不齊苟所不能不
可強為於是下有辭避之義上有聽許之恩若夫責賢
以辨青黃求龍以聽宮商事同戲劇理非宜然 朝廷
用人士夫辭受乃是至大至重之舉恐不可如此竊念
臣至庸至陋無與倫比求之在廷之臣最無所長於
少時妄意章句之末稍親書卷觀者不察或疑其少有
窺覘於文字間夫章句與詞章不能相通久矣况所謂

章句者又空疎滅裂之甚者乎加以臣蒲柳早衰疾病
沉痾諸病之中心急尤重調攝乖方日益傷敗閉門羸
卧不敢窺牖喘喘自保苟延喘息其於文字之煩最怕
撓念一切屏却舊所聞者已盡忘失新知不繼精神志
慮如運瓦礫略無鋒穎朋友間寒暄簡札亦未如意再
三伸紙良久乃成而陋惡拙澁不可示人顧以如此之
人強委朝廷重任誠是惟事此非獨臣之羞也 朝
廷之辱也臣聞涇在 成廟朝洪貴達為大提學時人
為之謔曰人間可笑事貴達為文章以今觀之貴達文
才出人遠甚而時議猶然可知 祖宗朝重此任而不
輕於授人也然則如臣者顧晏然冒居亦何辭於訕笑

耶臣有八十之母在嶺外死生朝暮難知臣緣職事不
能歸省已八箇月矣臣之心恙以此益甚日向委頓顛
仆一室有淚潛襟惟欲於未死之前解此非分之任以
免吏議於他日即填溝壑瞑目無憾惟望 聖慈矜憐
裁幸而已

辨誣有劾疏 上 丑冬

臣前因道路傳說側聞臣之姓名出於洪辭其指意端
緒雖未知如何而惶恐隕越不知所出謹具辭草請
賜宥免席蓐私室罪譴是幸不意 聖德包涵矜問有
加拔臣於萬死之中復置全安之地臣祇奉 恩旨以
首領地潯血交零不知所言臣竊念今此逆賊之變乃

天地之所不容古今之所未聞人情之所難測而適出於摺紳之列凡平日與賊稍有半面之分一書之通一言之相許與者莫不慚痛震悸更無顏面於人如冠冕佩玉之身誤涉泥濘之中而求有洗滌與人情之所同況以無形無據之說橫被連涉於文字間一時禍患固所不論萬世之下其辱猶在臣思之至此不覺傷痛不敢以尋常避嫌涉於自明為耻而默默無言也臣於昨夕晚得朝報中所載白惟讓書其指意大槩似以臣退在外方以勉留之意通於書札中此其有相注復滂浪歇後之語於臣少無干涉然臣之平日蹤跡大相遠隔去就久速豈此賊所能勸勉哉而惟讓之言如此臣竊

恠之得非禍患將至神鑑先昏做此錯繆之說而不自覺耶臣伏見近日朝廷間論說逆賊甚條然其終始本末猶有所未盡臣請得以詳言之臣於十餘年前聞湖南有鄭汝章頗以讀書勤學為名而未知其何如人繼聞其為人高自標置入言無當妄以已見凌駕先正如李滉所論著亦加訾議臣聞此已不喜其人意者必是妄誕不靖之物厥後聲稱漸盛傳者益多皆欲薦入要路以久沉冗卑為屈惟故執義亭敬中極力排之其時敬中為吏曹佐郎一日臣偶與相值問汝章之為人敬中曰滬之為人吾所詳知早年嘗同處於館學觀其所為大段無狀人雖以讀書為譽然變化氣質古人

猶難渠之稟賦既如此豈區區讀書之力所能變化耶
萬一用之必亂朝廷而貽辱士林吾既明知如此何
可進用雖重被彈劾未可恤其意甚確臣時尚未見
賊面故聞敬中之言心亦疑其詐言人而亦不敢斷
其如何也自是外議喧藉皆以敬中為忌疾善士至於
卒已夏憲府以防塞佳士發論欲彈敬中論議角立至
於兩避而諫院以敬中為罪竟斥敬中於銓曹所謂佳
士即沒立也而一時人議可以想見矣有是幽路一啓
更相推舉馴致不可沮抑然臣猶以前日之見不害其
人故當逆賊為正言時臣同在朝中而未嘗相見臣之
儕輩中間敬中之說者亦多不取以此汝立於臣等蓄

惡含憤必欲乘時嫁禍其在湖南通書京中指臣為巨
奸而欲去之其說甚慘然其私書注來人何以知之縱
有其說無緣得聞矣乙酉春臣以事詣政院門外適值王
堂諸官問安其末有不知面目者則跡而行臣問於下
人始知其名汝三四日臣在家汝立花以進書中疑
義質正而來座間多言蠱為汝狀之言自負該博傷若
無人臣笑曰偏有之事不應止此必有顧省身心之功
然汝可以言也示知亦當念此否汝立即俯首微應曰
此則不能因遂起出汝汝又一到臣門請見臣辭以有
子之喪而不可見然至今思之心骨震寒既而徐益上
疏來而汝立指論臣身之事始發其時亦蒙一聖明照

察保全免臣於罪過之中而臣亦自是不安於朝長在
田野逆賊又欲捨諱其迹反以巨奸之名指為他人人
亦多為疑信之說數年來益詐其情實然後始定其無
伏大始欲排禍士類以逞私憾

惟利所在不顧前後為人如此亦何所不至耶夫人
之難知也久矣雖聖人不能保其性此賊始焉追隨師
友之間粉飾文字之末敢為詭詐之行於衆目所觀之
處眩惑一世間或有窺見其微者徒憂其反覆不靖而
已豈知為惡之至於此乎殆難以人理究詰也以今觀
之先知汝立奸狀者惟李敬中一人而已若論從新曲
突之功則敬中當之矣而餘人方且如醉如癡前後士

類一切隨其術中因循度日不能明白發舉魑魅之奸
已露於禹鼎而在下之人無以逆折萌芽使社稷之
憂上貽於君父汚鱗之毒連累於朝廷人謀不臧
以天所為思之痛心尚忍言哉臣與逆賊聚跡疎遠
如前所陳僅免陷害言其手此國人所共明知不
須多辨所不幸者只是一二相值使亮逆之類汙穢人
目其未得情狀之前有一二字報答而止耳天地鬼神
臨之在上賞之在傍其可託之嗚呼人臣立身事君莫
甚難於身名俱全莫甚耻於身名俱辱如不能兩全寧
身辱名全耳古之君子操履無玷而橫罹誣罔誣誤更
議以辱身名者多矣斯誠天下之至痛今昔之所哀是

故歐陽脩大臣也而有自明之志濤育名賢也而有辨
諂之疏至今讀之令人隕涕何者誠以人言之難辨而
冤屈之難伸也臣之無狀豈敢自擬古人然立朝二十
年來私邪之言臣曲之行臣實無是惟冀見識愚昧才
氣驕劣無以充其報國之志是為臣之罪耳古語云市局
成於三人投奔起於屢至當此之時苟非一聖明洞燭
曲賜保全則臣之得免刑章實為盛世完人豈可望
哉天地父母之恩終始若此生死肉骨未足以喻其
陰厚此臣之所以祇奉 恩旨以首頓地涕血交零不
能自己者也第念所貴於人臣者能明炳幾先消患預
防不使社稷之憂上及於 君父乃其職也臣於逆

賊前有十年不取之心後有察微知著之機而立朝之
時滔滔湮迹不早以一言披露其奸狀先見之智遠規
於九齡抑奸之力近下於敬中以此負 國罪無所逃
非徒臣追思震悸寢驚夢愕其在 朝廷警責具臣之
典豈宜包容流放寬殛宗所甘心萬一 聖恩憐臣心
迹罪應末減則放歸田野使之杜門省愆羞媿而死以
為後世入臣之戒於臣幸甚而於惟新之政未必無少
補矣

乞致仕疏 甲辰三月

伏以本月初九日夕有臣同鄉人回自 都下傳致臣
吏曹所出前年十月復職官教一通臣奉讀惶懼北望

稽首感極而悲為之流涕夫以臣事 國無狀律以公
議當肆諸市朝以謝國人只緣 聖德涵洪曲加 恩
貸使之苟延喘息於田畝之間臣雖至頑寧不知幸臣
蒙尊既重天地神祇亦所不佑數年之內家禍重仍喪
兄失母單獨一身形影相弔朝夕待盡無復餘念惟欲
於未死之前重入 脩門瞻望 雲霄然後退填溝壑
萬萬無恨良以葵藿微誠物性所同不以臣之無狀而
有所偏塞故也乃於此時忽蒙 大恩臣當扶曳殘骸
匍匐前進恭謝 闕下第臣於喪禍之餘積憂傷心年
踰六十衰邁轉劇病纏骨髓筋力無餘自正月二十六
日重得危證嘔血無節初猶一二日間發二月以後無

日不發發必委頓以至元氣漸盡命脉如縷僵卧一室
與死為隣今已四十餘日未解縷縊之命死固已晚萬
無所惜只恨受 恩未謝而將永辭 明時種種不幸
至於如此天實為之亦復奈何臣於前冬雖晚聞有
霈澤臣自量罪犯至重必公議不允席藁私室日夜兢
懼其後久未有聞而今茲除 旨下來臣益慚益懼無
地容措仍伏思念罪戾餘喘本不當以大臣自處安有
陳乞以干 雷霆之威然 君親之恩與天同大臣子
之義萬死猶存若過以畏懼不敢之故自同於疎遠之
臣有懷不言默默退處則迹涉違慢實自納於不測之
誅亦非臣分義所當為思之累月夜以繼日終不能自

止敢罄將死之哀聲以求非常之 洪造如蒙 聖主
憐察哀臣餘年無幾聞臣進退失據 特下有司通免
臣職使之縱便或以前職致仕允出萬萬陶鑒臣觀古
人病廢家居者必請致仕初不以年歲為限爵位高下
為護今臣犬馬之齒踰六望七前去致仕之年不多亦
嘗從事於大臣之後適蒙 朝廷收錄之命而病未能
進百般思惟獨此一路稍可得通故不得不冒昧顛踣
極知猥濫罪死無赦伏希 聖慈矜愍

謹 召命并乞鑄免敷錄疏甲辰八月

伏以臣伏奉承政院同副承旨成貼書狀內今此三功
臣會盟祭已定於來八月十九日卿其乘駟上來事有

旨冀土愚臣濫蒙 天恩至被宣召感激之餘兢惶
亦甚元地措躬臣當扶曳殘骸即日就道不幸臣自七
月十二日間臂際生出惡瘡村中有稍解醫術之人見
之以為必須多用火灸庶望瘡活臣誤信其言連日灼
灸瘡處因致火毒無發瘡勢蔓延悉成爛瘡今至數十
日尚未收斂一室之內湏人起居千里匍匐百計無由
屈指前頭大禮之期只隔十數日臣之病勢萬無易差
之望臣實憂悶不知所出大抵臣本以殘疾之人喪患
之後衰憊已經疾病連綿輾轉沉痾螻蟻微喘已迫填
溝前春冒萬死陳乞致仕誠出於不得已如使臣少有
分寸筋力可堪趨走豈敢如此其時該曹以臣年歲尚

未滿致仕之期循例防 啓未蒙 恩許臣自是惶恐不敢再達而臣之氣力一向危困不出門戶今已六七月矣臣受 恩深厚犬馬微誠自不能已當此 盛舉重入 國門瞻望 雲天固臣至願而危病纏身狼狽滋甚撫已悲悼只有流涕區區危惻天實臨之因又伏念臣曾在大臣之列扶顛持危固所不言受任中外敗官覆餗卒無寸效臣之有罪無功亦已明矣如是而更忝動籍再辱 獎賜為 聖朝羞浼此又臣之所以內自循省日夜慚懼尤不知所出者也伏惟 聖明天地父母曲成庶物如蒙 照察臣懇於今勳籍中鐫去臣名使臣於未死之前少安愚分於隴畝之中涵泳 恩澤

瞑目待盡於臣實為幸甚臣神思霜亂撥昏具疏語無倫次敢將醜穢疾病之狀上瀆 天聽并及私懇罪當萬死

辭奉朝賀疏 乙巳三月

伏以螻蟻微臣輒有微懇仰瀆 天聽罪無所逃臣近日伏聞該曹公事下本道自今年春等題給臣奉朝賀祿臣誠感激不知所言既又伏而思之此必 朝廷以臣忝在勳臣後衰其窮餓特於規例之外別施優恤之思斯固 朝家體下之至仁然於臣分義有不敢自安者 祖宗朝奉朝賀事例雖未詳知以其名觀之意或老病大臣身在 都下者雖力不堪治事尚得有時

入祭朝賀之班故使之食祿今臣既已衰朽沉痾不能趨朝屏伏遠外如時節朝賀等禮久未得隨行以伸臣子犬馬之誠其罪已多顧乃苟援不當之例以耗國廩益非未安之甚者乎夫無事而食於上古人以為不恭臣雖至愚敢忘斯義伏乞 聖慈俯察愚衷思 朝家制祿之意更下有司還收 成命使臣得安愚分臣謹當與鄉隣父老擊壤田間涵育於 大化之中以終餘年莫非 天地父母之恩臣無任受 恩感激揣分惶懼之至

晦齋辨明疏代子修作竟不出甲辰

伏以臣等皆嶺外寒賤士薈門圭竇是守其於 朝家

論議固不敢妄伸一喙以犯出位之戒但近日竊聽之道路館學生將逐年所請五臣從祀事更陳疏籲呼至再三五六而未已終不蒙 允非徒 不允其中文元公臣李彥迪大加貶斥以為不當廁儒先之列似若數其失而絕之累數百言 天章流布四方驚惑莫知其所以然之故臣等雖身在遠外其初不得與館學生同進疏 闕下其意則固無異也今館學生既以此事大被 峻却而退則臣等亦安得以身在遠外之故默默而已乎夫以彥迪乃六十年以前人也其為賢為否為是為非已有定形不可移易舉世之人信其為賢人君子無復有他論從祀之請亦非今日始發自戊辰將四

十年于茲 殿下雖重大其事不即 俞允前後優而
客之不為不久今者無故摧抑之厭薄之不少假借如
視鄙夫庸流之隨世取功名者嗚呼使彥迪於 聖教
云云少有一二近似則從前 聖朝之尊尚廢崇以為
儒先者何事舉國章甫之士景仰愛慕欲列於俎豆者
何意耶夫如是安得不超四方之感而增多士之疑邪
臣等裂裳裹足千里奔走以求一白於 冕旒之下非
得已也伏願 聖明平心裁處焉臣等晚生末學無所
知識然竊嘗聞古人尚論人物之道矣孟子曰誦其詩
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夫既誦其詩又
讀其書則其人可知也於是又取其一世行事之跡而

參互停當以致其欣慕愛悅之誠君子之尚德好善也
如此乙巳之事雖非臣等耳目所及然彥迪之遺文具
在世之稍有儒名者莫不家有而人誦之因其書而求
其心以其心而察其事則其是非得失可得而言也
殿下以為彥迪躡足群奸之中浮沉風波之際 聖教
所論莫大於此臣等之所當辨者亦莫大於此臣等觀
彥迪潛心性理造詣既深立心制行俱有本末初非愚
得患失之類也世亂則一瓢林泉隱居求志歌詠先王
之道若將終身及其遇時一起則忠言嘉謨朝暮夕沃
莫非三代名臣訓誥中語 中廟之末時高宗將變彥迪
明炳義先因事引退及 仁廟即位以隆禮義召當時

四方拭目以觀新化彥迪感 兩朝知遇之恩力疾赴
朝蓋將以有爲也不幸 仁廟昇遐國步艱危斯固人
事之不可預測者也彥迪既在危邦則無可去之義不
得已少勉道思於數月之間勤勤懇懇致力於根本之
地以盡夫忠愛之誠道既不行則又潔身而去是其行
止出處與時屈伸合於聖人之道與悻悻一節之士異
矣若其平生言論風旨尤爲表著其爲司諫也力捍奸
臣鶚立朝端無所回互身遭重傷幾陷大禍屏黜田野
至於八年之久自常人觀之則意可以少沮矣而其終
也又爲奸臣李苞尹元衡等所陷釋卿相之位辭鍾鼎
之富白首之年流離道路離親遠謫殞身於絕塞寒苦

之地如使彥迪浮沉諧俗貶道殉人則何苦而如此哉
昔柳下惠三黜不去而聖人稱不以三公易其介蓋既
三黜則知其以直道事人不以不去之故而傷其介今
彥迪有下惠之三黜而無下惠之不去使過孟子則臣
等不知以爲介乎不介乎如此而 聖教云云非徒於
彥迪之事有不近似而在臣等之意亦未免冤痛焉
聖諭又云彥迪當亡禍之月不極言盡論是必有所指
矣然以臣等所得於文集者觀之當時極陳元隱杜絕
禍本者莫如彥迪何以言之 明廟即位之初政府書
啓十條乃彥迪所草也大哉言乎雖伊傳周召啓生其
君之辭殆不過此一則曰願 慈殿以善道道養聖

賁二則曰 六行王於 殿下有父道願 殿下盡子
道於 六行王此外不暇及他事其所惓惓者惟曰嚴
宮禁也曰杜戚屬也曰慎擇官人也曰勿用 時言勿
用判付也曰封還 內旨也曰官府一體也曰勿開私
門也如使彥迪觀望時勢有所前却則此言不當出於
其時也使其言得用一二則士禍何自而作乎及入對
忠順堂也禍機已作入侍之臣惶懼瑟縮面無人色而
彥迪乃 啓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彼時專心於
大行王者豈宜深罪且事必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
之禍所謂光明正大者指尹元衡輩交通締結內外合
勢以逞其鬼蜮之謀蹤跡陰秘人不可測而言也其誠

意昭著詞旨痛切足以感動 天聽故 慈殿至諭以
生禍士林非所疑也於是三人止於或竄或逋或罷而
已未久因白仁傑啓辭激動群奸之怒尹任加絕島灌
與仁淑付處繼而權撥上疏論救三人即以逆誅而大
禍蔓延如燎原之火不可救撲惟其如是故彥迪於權
撥疏中刊去危言曰事已至此徒惹起不測奚益嗚呼
彥迪之欲直言強諫與權撥何異其所以或言或不言
者時勢然也賢人君子所同者心所異者迹不然則此
千之諫死微子之去箕子之爲奴不得同稱為仁矣聖
人既取史魚之如矢而又不廢伯玉之君子道固并行
而不相悖也又安可舉一而廢百也世人徒見權撥救

解三人而彥迪無所語以此或不快於彥迪而謂直截
不及於權撥然以臣等今日所見則權撥之所言者小
彥迪之所言者大孟子曰人不與適也政不與間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彥迪有焉乙巳秋又有上
劄二篇其一極論讒邪戚里之禍略曰今者國家運
否治亂安危之機係於慈殿之一念萬一九重之內
隱微之際有纖毫偏私之累則符驗之著於外自有不
可掩而群臣解體國事日非自古幼主在位母后聽政
或不能全德而致禍亂者多矣其所以至此者蓋有二
焉曰信讒邪也私戚屬也讒邪陰肆眩惑而顛倒是非
戚里恃寵縱恣而干政亂紀未有不至於喪亡者甚可

懼也若欲保宗社而全骨肉之恩莫如杜其邪運不
借以權勢也又曰三代以下獨稱宣仁皇后為女中堯
舜者以其信任賢相去邪不疑而不施私恩也太后從
父高遵裕抵罪太后曰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之公
義乎其至公無私斷以大義如此非女中堯舜而能如
是乎代顧慈殿以此為法則萬世欽仰而與宣仁并
稱云云此皆直攻彥迪元衡孤兒鬼蜮之狀以統
慈殿之聽無所忌諱非天下之大勇能如是乎其一勸
上盡孝悌之道而因及鳳城之事略曰臣人人倫之
至人君能盡孝悌之道推之以極其至則通二神明光
于四海臣竊念仁宗於慈下有父道焉慈下事

王太妃者有絲毫欠闕則於一聖德有虧而後世不能無疑矣又言近日上教悲痛於洪嬪之出外不忍於鳳城之防禦朝野聞之莫不感泣非仁孝友愛之至何以及此又曰願殿下全孝悌之德在人倫之道由是而造克齊之域由是而興克齊之治至今讀之令人隕涕但此割既成而終不得上意其時朝廷臣但請防禁鳳城而尚無已甚之語彥迪或慮言之無益而反速大禍益累明廟聖德故不果上莫非隨時之義憂國之忠愛君之心今聖教乃曰彥迪請殺無罪之王子臣等未知彥迪其肯受此而為罪乎千載之下有志之士亦有扼腕而太息者矣嗚呼莫難於知人莫甚難於論

人若徒執其迹而不察其心繩之以一切之論則自古聖賢誰能免後世之譏議乎如孟子遠見齊王時人已疑其干澤子見南子子路猶且不悅況其他乎昔周公遭流言避位居東當時周室新造王業艱危事之可言宜無有急於此者而二公以大臣之重在成王左右默視三年而不為一語必待風雷之變將金縢之書成王自悟然後東轍始西以迹而觀之則二公所以處此者豈非可疑之甚而大不快於人情乎然而周公不以不言讒於二公二公亦不以言默於周公蓋二公終非保位全身之人其不言必有深意或有待而然抑出於制約自庸之義且雖不明爭顯諫而其所以潛消默運

委曲周旋者必有其道今管未可以臆斷也程明道不
非新法其與神宗言曰曰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寢
衰其言之婉而不迫如此明道之心豈以新法為可行
哉正欲維持調護使不至於狼狽而已當時惟明道知
此意難以口誨張戢諸賢舉不及此其後明道常曰新
法之害吾黨激成之今豈可因此而謂程子不能直道
而然哉蓋道本如此非精於時義而體道無遺者不能
臣等之所謂論入之難者蓋指此等處也況彥迪立身
三朝進退心迹如青天白日雖萬鏤在後刀鋸在前
而無所畏懼必行已志以此終其身而無惡悔如此而
猶不免後世之譏議則天下豈有賢人君子可尊可尚

者乎昔程子告神宗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蓋人君居
崇高之位挾高亢之勢自以為為人莫已若則其勢易至
於此今 殿下天縱聖智學問深博其於言論是非之
際間或有英氣太露 天辨太銳雖在先儒之列者略
不假借人君所尚天下趨之臣等恐此習漸成使後生
末學輕為論議譏刺先賢無復顧忌澆風既長末流難
禁其為世道憂寧有極乎且 聖諭又教以人皆有是
非之性姑且歸而求之自當得於良知之天不必惑於
李滉之說臣等以此尤不能無惑焉夫良知之說初出
於孟子孟子之意但云人之愛親敬兄出於自然不假
外求而知欲其因此端之發而加體驗擴充之功耳

以其答曾文又曰歸而求之有餘師之指其孝悌而言也非謂天下之事凡曲直長短是非去就之難辨者都不求於義理之準則又不曾於先覺之啓迪而獨信吾心之所發任其好惡以為至當而不可易也夫心何常之有哉高者已高矣而不知損過而就中卑者已卑矣而又知引之而歸正紛綸錯雜迭出互見而是非之性未免鑿矣故聖人論學不獨言存心而必曰養性又曰以仁存心此心性之別也而凡所謂窮理格物又必就有道而正焉者正所以懼吾心之所發者有不合於天理而求以正之耳若使人人皆曰吾自有是非之性吾自有良知之天凡事皆當取決於腦臆之所裁而可則

亦何貴於學問之功哉以此處已則必且認欲為理而有倡狂妄行之弊以此論人則必且簡賢侮聖而無謙虛好問之意甚者惡人之所好好人之所惡終至於拂人之性而莫之悟近自王守仁倡為吾心即理也之說而力主良知之學流弊蔓延不可救藥今聖明反引此為說以曉諸生殆非所以抑邪扶正挽回世道之意此臣等之所深憂而不得無言者也臣等又聞殿下目弘文館陳劄已知彥迪之賢且諭以六十年前事考據不詳而有所妄發是聖意渙然於前日之偶教而略不凝滯於聽言之際固知大聖人度量出於尋常萬萬始以其迹而疑之終得其實而改之臣等不勝

仰而歎服焉然則乙巳之事今不須更辯以瀆 天
聽第以彥迪輕改大學章句為不可臣等亦不敢不以
聖諭為至當也但義理無窮故先儒之論說亦非一
本大學章句而程同在一堂而其所定各異至朱子又
與程本有異此非伊川求多於明道朱子不信伊川而
有是也至宋末薑魏王相諸賢 本朝蔡清方孝孺等
皆是尊尚朱子之學而其於格致補亡一章各自有說
彥迪生在東土地之相去萬餘里世之相後數百餘歲
而其所論與薑王方蔡諸人不約而同其事亦已奇矣
雖其言之得失未可知且終不出於朱子範圍之內而
亦可見其精思力索不陷於俗儒口耳之陋矣况彥迪

不敢自信其見而但脩一說以待後世之君子所謂仁
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千慮而一致殊塗而
同歸亦何傷之有哉抑臣等於此又有所感焉非徒有
感又有所悲焉夫滔滔者天下皆是自古及今所謂賢
人君子者其數幾何若夫明道繼前聖者間數世而
一有我 朝二百年來文明之化可謂盛矣而由此其
選者落落如晨星屈指前後不過數人而已然而數人
者其生也既得遇禍或亂或死吁惜而自白者只是後
世之公論而如彥迪者又不免洗垢而自白以為口實
於萬世則是何君子之長不幸而世之為動於為善哉
等膚淺管窺何敢輿論於先賢心迹仁以蒙 幾下

有成就之息鼓。舞爲魚之化。區區一心思欲不遂。所
向以爲依歸之地。一朝見平生愛悅者。慕之賢被以不
韙之名。反不如尋常無聞之人。生得安。一立。而祿死無
是非於身後。此雖非如預先言而其事理人情夫
豈宜然。是以不勝哀歎。收此陳達。以額。憐其志而畧
其辭。使先賢之。得。隨。於。几。泉。之。下。而。由。一。廟。二。聖
在天之靈。庶惟曰子有臣能不終。其。眷。不。傷。予。知。人。之
明。然則斯乃國家之光也。非士林之私幸也。伏願
聖明留神焉。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四

